

## 说说咱们的发五班

○陈寿孙（1955 电机）

今年是咱们发五班毕业 60 周年，一个甲子了。

发五班是 1951 年入学、1955 年毕业，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发电专业的一个集体。其实，1951 年入学时电机系并没有分专业，只在高年级分成强电（电力）和弱电（电讯）两个组。1952 年院系调整，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工科并入清华，随后学习苏联模式，电机系分成了发电厂输配电——发五（约 60 人）、电机——电五（约 30 人）、无线电——无五（约 30 人）三个专业。四年中，发五有进有出，有 51 位同窗于 1955 年毕业，但是发五这个集体，除了这 51 人还包括四年里曾在这个班学习、生活过的其他同学，共有 62 位。

院系调整后来清华当校长的蒋南翔在

评说清华时，曾把清华的历史分成三个阶段（解放前，解放后学苏和 1958 年后走自己的路），所谓“三阶段两点论”。我们在清华的四年正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的交替，既体尝了旧清华最后的一些风韵，又经历了“学习苏联教学模式”的全过程。1952 年的院系调整削弱了清华的人文环境和人文教育，按照苏联模式制定的教学计划又削弱了基础理论和知识面，强调联系实际、注重专业培训，实质上改变了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。当时有一个口号“清华大学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”，虽然不能概括全貌，却也是恰当的描述。这是几十年后我们才有的一点粗浅认识，当时却没有这样的觉悟。当年的我们，单纯、满腔激情、积极向上、理想主义，一心一意想学好本领，练好身体，毕业后投入到



1955 年发五班毕业时，与章名涛（第一排右 5）等老师以及苏联专家合影

## □ 值年园地

火热的建设祖国的高潮中去。

我们在校四年，不但无需交纳学费，每人还能得到一份助学金，每月拾元零八角，足以支付一日三餐基本的伙食费用，家庭经济困难的同学还可另外申请生活补助。这种普遍的免费上学、免费吃饭的大学助学金制度在1955年秋废除，改为个别申请助学金。

1953年夏天，发五班全体去东北抚顺电厂实习，是学校教育改革全面学苏的一件大事，多位学校和系的领导亲自带队。当时抚顺号称“煤都”，整个小城却非常清洁而宁静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认识了从煤作燃料通过锅炉、汽轮机和发电机变成电能的整个生产过程和相应的设备，还参观了一个大型露天煤矿。实习结束恰遇东北连日大雨，京沈铁路被冲断，滞留沈阳。教育部专门租用了一条英国的轮船，把我们和同时被困在东北的北京大学生一百多人，从海路接回天津。

从1952年春末到1955年初，还算是一段相对平静、宽松的日子，既有勤奋、紧张的学习，又有丰富多彩的活动。每星期六晚上，大家会去看场电影，或在宿舍里开个花生米晚会，一边嚼着五分钱一包的花生米，一边演出各自的拿手好戏，有二胡伴奏的京剧清唱，有小提琴独奏，有口琴伴奏的小合唱。星期日下午会相约去颐和园或圆明园，那时候，这些地方宁静空旷、湖光山色，无论春夏秋冬都有它独特的魅力。假期里我们组织过各种远足：在八达岭长城上迎接过日出，在鹫峰下露营、爬山、涉水、寻摘野果，王维俭、薛家骥等更徒步远走白洋淀。同学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，思想也比较活跃，虽有

不同意见、看法的争论，但坦诚、融洽、宽容，绝少假话，都热爱这个集体、珍惜集体的荣誉，个体的不同丰富了集体的内涵。1955年毕业时，发五班荣获优秀先进集体的称号，也是全校获得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最多的班级。

生活并不是永远的晴天。在全国性的“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”之后，1955年春天我们即将毕业的前夕，掀起了“肃反运动”。（1952年曾发动过一次“忠诚老实运动”，要求每个人交代自己的历史）首先从个人的交待和档案中，找寻、确定重点审查的对象，进而限制他们的自由，施加压力逼迫他们进一步交待。这种漠视公民权利的做法，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屡见不鲜，制造了很多错、假、冤案。

发五并没有逃过这一劫。一位同学，当年以北京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电机系，平时思想、学习、工作表现都很好，但却被列为肃反对象；尽管没有查出什么问题，然而思想情绪突然变得消沉低落。他毕业后几十年在水电建设的岗位上，一直勤奋、踏实地做出了许多贡献，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自己。时隔三十多年以后，当他第一次回校参加聚会的时候，同学们真诚地向他道歉，请他原谅当年的过激言词，他仍是那样谦和、坦诚。以后他多次从外地来京参加聚会，直到近年坐着轮椅还要赶来。

王麟阁是一位有点神经质的同学，他的老家在山东胶东，他在自我交代中说，上世纪40年代初，抗日战争期间曾帮国民党做过一些事。于是，他成为一个重点追查对象，但他始终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毕业分配后，顾永昌、谢绍



2001 年校庆，发五同学在母校团聚

雄、马福邦和我被暂时留校，处理运动未了结的事情。我被委派去山东王麟阁同学的家乡，调查、取证他的那一段经历，我循着他的足迹，走遍莱阳、黄县等他生活过的乡村和上过的小学 and 中学，找到了他的同学和老师，取得了他们连贯而一致的证明：“王麟阁是一位守本份、学习好但个性比较孤僻的学生”。在一所小学，我见到一位王麟阁的老师，当时已是学校教导主任，他在介绍完情况后，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们应该用脑子想一想，按常识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子懂什么，会做什么反革命！当你这么大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”他的这席话给了我极大的震动，铭记了一辈子。王麟阁的事件结束了，他分配工作后就失去了联系，几十年我们一直在找他，迄今没有找到，我们的这位学友今年也该八十有二了。

1952 年末，发五班迎来了两位年长的新同学：江云和邓春。他们是 40 年代中期北大、清华的学生，1948 年参加学生运动，转移去了华北根据地，现在又回

到学校来继续学业。他们经历了人生、革命的历练，但平易近人，很快融入了我们这个集体，成了我们知心的老大哥。江云学长学习努力、办事认真，毕业后去了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，一直在那里工作到离休。他也遭遇过不公正的对待，但

他从未跟我们谈起。离休后，他仍住在那套两居室的公寓房子里，安之若素。邓春学长更加随和一些，毕业后去了苏联，继续研究生的学习，但未能完成学业，1958 年被安排回国，很长一段时间失去联系，直到 80 年代重新联系上。他已离休，正安度晚年。80 年代以后，他们两位常常参加发五的聚会，仍是那样的平易，仍是

我们敬重的老大哥。1955 年夏天，我们完成了毕业设计，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。那时正值国家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潮中。在毕业分配填报志愿时，大家都把到生产、建设第一线去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。方案公布了，19 位同学留在清华或其他大学做教师，18 位同学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和工业企业部门的科研单位，4 位同学到苏联去攻读研究生，10 位同学去了生产建设第一线。

在毕业欢送会上，发五集体创编、排练了一个大型的诗歌联唱节目，有朗诵、有造型、有歌唱，全班同学参加了演出。可惜我手头没有了原稿，但还依稀记得几

## □ 值年园地

句残章：七月的朝阳冉冉升起，闻亭的钟声清脆悠扬，荷塘里滚着露珠的绿叶，拱托起挺拔的花蕊……

那天的演出是发五告别清华的亮相，大家特别卖力，王元德的指挥，有过舞蹈训练的王克礼等人的造型，有京剧功底杨陵康等的朗诵、领唱，最后是《大渡河》歌声的结尾，大嗓门薛家骥的一声吼“开船啰！”响彻大礼堂。低年级的小师妹、后来我们的桂嫂陶育光代表低班同学来致欢送辞：“我不祝你们一帆风顺，但相信你们一定会勇敢前行！”

60年来发五同学风雨兼程，我们和祖国共呼吸、同患难，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着自己的诺言，见证了祖国的沧桑。祖国电力事业蓬勃发展，其中有我们的诚实劳动。科学、技术、国防科技有了举世瞩目的长足进步，其中也有我们的贡献。回首往事，我们每个人走过不同的人生，都有不同却精彩的故事。

徐鸣琴，一位来自上海的姑娘，架着一付眼镜，结着一对小辫子。在校时，她的勤奋、坚韧的性格已经小有名气，是学校女生体操队队员。毕业时，她是优秀毕业生金质奖章获得者。毕业后，先后参加了河北官厅、吉林丰满、江西上犹、湖南拓溪、湖北丹江口、葛洲坝、三峡等水电站的建设，一辈子生活在建设工地上。六十多岁时，她在工地上突患脑溢血，造成半身瘫痪，但她硬是坚持锻炼站立了起来。右手不能写字，她学会了左手写字，继续担任三峡电站机电安装总监理。她得到过全国劳动模范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，实至名归、当之无愧。

马福邦，一位来自广东的小个儿，拉

一手流利的小提琴，活跃、正直、爱闹。毕业后一辈子在核电建设岗位上。他当过核电局局长，由于在核电建设技术上的贡献，当选工程院院士。天不假年，2004年他出差杭州，在一个会议上突发心梗，抢救无效去世，他走得太早了！

还有几位发五同窗，在毕业后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不幸。在1957年的“反右斗争”中，发五有三位同窗遭此劫难。张恩忠，一位来自杭州的同学，由于是独子，有点任性，1957年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划为“右派”，他表示不服，便升级为“极右”，再不服，就被开除公职、遣返老家。其实，受害最深的是我们的祖国，思想活跃、坦诚交流的空气为之一变，假话、违心话开始流行，万马齐喑是民族的悲哀。王仁贤是在文革中遭难的校友。他是一位满清皇族的后代，虽然有些孤僻，但也没有太多八旗子弟的习气。1966年8月24日，在首都北京那场血腥的黑色风暴中，被活活打死，就仅仅因为他的出身，时年仅33岁。这笔账迄今没有得到清算，但我相信它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

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我们迎来了迟到的春天，虽然都已年近五十，但我们却仍然奋力投入。

清华园里的发五同学，在王克礼等人倡议下经常聚会。随后扩展到北京，每年相聚两次，轮流做庄，足迹遍及圆明园、颐和园、香山、植物园。上海、南京两个发五同学较多的城市，每逢有同窗到达，也必定有小型的相聚。我们也开始寻找久未联系的同窗，但孙金灏同学我们始终没有找到。我们先后组织过1991、1995、2001、2005、2011五次大型聚会。如今，

互联网为我们创造了方便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收到同学发出的信息，昔日情谊依旧，发五的凝聚力依旧，老而弥坚。

我常常在想，究竟是什么把发五凝聚了六十多年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日本的侵略、八年抗战，青年时代经历过国民党的统治、内战，迎接过人民共和国的建立。我们受过良好的教育，浸润过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，我们追求正直、善良、坦诚，鄙弃自私、重视友情，追求平等和正义，相信祖国会在我们这代人的团结奋斗中走向繁荣富强。

我们在清华园里相聚四年，共同学习、切磋砥砺，环境的熏陶、师长的培育，形成了发五实干和宽容的班风。绝大多数同窗终身从事技术和技术管理，忠于职守、敢于担当、精益求精，蔑视虚假浮夸，憎恶阴谋诡计。我们的同学宽宏大气，几十个人各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，也会有看法、意见的分歧，但求同存异、和而不同。正是实干和宽容把发五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正是“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”的清华精神，使得发五的几十颗种子，不论撒到何处，都能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## 为祖国石化工业奉献毕生精力

○严大凡 罗荣陶 丁 昕（1951—1953 石油）

1951年8月18日高考发榜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化工系各录取新生60、40和36名。1952年我国高校



部分同学在大礼堂前合影

院系调整，教育部决定在清华大学成立我国第一个石油工程系，当时包括石油炼制、炼厂机械、矿场机械、油气开采及油气钻井5个本科专业。前三个专业的105名二年级学生就来自三校化工系1951级（84名）和天津大学1951级化工系（21名），各班级的人数为炼制53人、炼机27人、矿机25人。1953年9月，以清华石油系为基础组建了北京石油学院。由于历史的渊源，迄今60多年来，在清华的各种校友活动中经常把这三个班级作为一个团体来参加，我们自己命名为化工51级。

1955年我们毕业时，正值祖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局之年，当时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就有兰州炼油厂、兰州石化设备厂、兰州石油机械厂、东北炼油厂改扩建等重大项目。同学们满怀豪情地申请